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六回 盛希僑開樓發藏板 譚紹聞入闈中副車

卻說譚觀察請會弟姪之日，因衛輝府知府稟見，商度衛河漕運事宜，話多時久，及知府出署，觀察回至後宅，弟姪已經去了。想起紹聞所說盛宅有一樓藏板，這留心文獻，正是守土者之責，即命梅克仁發出年家眷侍生帖兩個，次日請盛宅二位少爺到署問話。恰恰此日是夏鼎值堂，得了門上吩咐，並不肯叫迎迓生傳帖，即托別人值堂，自上盛宅而來。到了盛宅，恰好希僑、希瑗二人在大廳上說話。寶劍引上大廳，夏鼎也不似向日還為個禮兒，將帖子放在桌面，倒在椅子上，笑道：「跑了一肚子呼吸，作速賞一盅水兒，解解乏困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這帖子是做什麼的？」夏鼎道：「是帖子請，不是票子傳；請你二位少爺到衙門商量什麼話哩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想是有年誼，明日請的斷會，別的再沒緣故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你如今住了衙門，這裡不許你坐。」夏鼎略欠了身子笑道：「大老爺天恩，容小的歇歇罷。」一發長身拖腳，把頭歪在椅靠背上，說：「寶劍二爺，賞口茶罷。」寶劍早已奉茶到面前，笑道：「班長，請茶。」夏鼎一連把三杯茶喝了兩杯。盛希瑗向後邊祖父《齒錄》上，揪有無姓譚的去了。這夏鼎喝罷茶，向盛希僑跪了一條腿，高聲道：「謝賞！」謝希僑道：「你近日一發頑皮的可厭。」夏鼎笑道：「狗腿朋友，到了爺們鄉紳人家，軟似鼻汀濃似醬；到了百姓人家，坐他的上席睡他的炕，瓶口還要腳步帳。假若是票子請鄉紳，那時就不是這樣了。狗腿朋友，休要得罪。咱是弟兄，我把老實話對你說，我還有央你的去處：見了我們大老爺，口角吹噓，就是把為弟的扯了一把。這是走熟了時節的事。這頭一次，且休提哩。」

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時候大了，門上立等回話，誤了就要套鎖哩。

我走罷。」起身就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帖子丟下，明日夾著，還要繳回。早些兒到，我等候就是。」盛希僑送了十來步，夏鼎徑自走開，希僑也就不送而回。

盛希瑗早在廳上，拿了幾本舊《齒錄》說：「並非年誼，老爺與老太爺《齒錄》俱無譚姓。這請咱問話，不知問什麼哩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請咱咱就去。問話時，咱知道就說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。咱不欠糧漕，沒有官事，一步三搖的進去，說完了話，打個躬兒出來。不走他的儀門，不穿他的暖閣，是咱弟兄們沒有恁大的分兒。稀鬆平常，咱不是張家沒星秤，鑽頭見縫，好相與官府，咱不去學那個腔兒。」

及到次日，盛氏兄弟二人，早起梳洗已完，衣裳楚楚，坐了兩乘二人小轎，家人跟隨，來到道署。走進東轅，夏鼎極為先後。恰恰早鼓響罷，夏鼎代投了手本，繳還原帖。上號吏前行，盛氏兄弟跟到大堂。手本進去，不多一時，內宅請會，門上引至桐蔭閣，觀察已在簷下恭候。二人趨步向前，搶了一跪，觀察扯起，讓進閣內。盛氏兄弟行庭參禮，觀察謙遜不受，也還了半禮，分賓主而坐。謝座謝茶已畢，觀察道：「久仰尊府為中州閥閱世族，典型大家，一向未敢輕造。今日屈尊幸邀攀談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憲公祖下車以來，久沐德化，素懷瞻仰。今幸蒙傳喚，得侍臯比，欣榮何似。」觀察向盛希瑗道：「聞已中副車，小屈大紳，將來飛騰雲路，繩武繼美，仁羨，仁羨。」

盛希瑗道：「少年失學，幸副榜末，已出望外，何能寸進，以慰憲大人成就至意。」觀察道：「秋闈在即，指日高捷，定詣潭府趨賀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全仗憲公祖作養。」觀察道：「聽得貴府前輩老先生，有藏板一付，若有刷印裝裁成本，懇賜三五部捧讀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委實久未刷印，恐致散佚固封一室，既承憲大人垂諭，即當遵命料理，工竣即恪具呈覽。」觀察道：

「梨棗塊數約計多少？」希僑道：「存貯一樓，不曾核計，何敢面陳。」觀察道：「卷帙浩繁，也恐一時紙價騰貴，費力不給。大約一塊板得三十張，方可刷印一番，不然潤板刷墨，不是輕易動作的。學生即送印刷工價到府，俟匠役工完，只賻（貝青）十部，便叨惠多多。」盛希僑道：「祖上留貽，只應自為辦理，工成即送二十部到署，請憲公祖評閱。」觀察道：賢有此理。若刷印現成，理可領取捧讀，若因學生慫恿，定當幫助一二，以勸盛舉。」

說完又奉了一遍茶，盛氏兄弟告辭起身。觀察站起道：

「鄉試伊邇，俟榜發高遷後，學生走賀，與新硃卷一時拜讀何如？」二人又謝別辭送，觀察送至大堂東角門外，一揖而回。

盛氏兄弟一同出儀門，至東轅門上轎。夏鼎近前問道：

「說什麼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大人要書哩。」夏鼎道：「大人要輸，你該贏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賤嘴。」二人上轎，依舊路回家。

到了廳上，說起印書之事。盛希瑗道：「這印板在樓上鎖有幾年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自幼時鎖至如今。」希瑗道：「怪道，我看那鎖，連鎖的窟窿都鏽成一塊。如今這鑰匙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也不知在那裡，大約是沒有了。」希瑗道：「怎的開法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叫一個小爐匠生發開他；十分工不得，把門鼻子起了，有什麼難呢。」盛希瑗道：「哥也太把爺爺的著作不在意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便罷了。你不是讀書也中過副榜麼？我不肯動著，還是我的好處哩，我畢竟是能守的，後輩自有能刷印的人。像那張繩祖，聽說他把他老人家的印板，都叫那些賭博的、土娼們，齊破的燒火篩了酒。又如管貽安家硃卷板，叫家人偷把字兒刮了，做成泥版兒。我雖不肖，這一樓印板，一塊也不少，還算好子孫哩。」盛希瑗道：「如今要印多少部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得三十部。」盛希瑗道：「多少板數？」盛希僑道：「我影影記得，樓上棚乾，塞的滿滿的；樓底棚濕，是支凳放著，比上棚少一半兒，總之紙得幾百刀，上千刀也不定。開開樓把板移在大廳上，叫位匠人估量。」盛希瑗道：「等道大人送銀子來，好打算買紙。」盛希僑道：「第二的，你總不離乎小見。委實要做一輩子副車哩。道台送銀子，那不過是一句話，你就認真起來。像如今州縣官想著要紳衿鹽當商的古董玩器，以及花盆魚缸東西，只用誇誇就是要的。」

司、道若叫州縣辦值錢的東西，一定要奉價，上頭送來，下頭奉回，說：『這東西卑職理宜孝敬，何用大人賞價。』再一次不說，州縣已知上台是此道中人，就下邊奉去，上頭用了。總之，上台要下僚的錢，或硬碰，或軟捏，總是一個要。若遇見一個州縣官心裡沒病，也就罷了。」

道言未已，夏鼎到了面前，跟了一個小廝，手捧大拜匣，展在桌面，說：「看這罷。」只見匣內一封，上邊紅簽寫著「刷印書資銀三十兩，」下邊一個侍生拜帖。希瑗方欲開言，希僑道：「鄉試正主考姓張，副主考是湖廣裴年伯的小兒子，他中進士我知道。前日在塘鈔上見了，如今將到。你去安排進場中舉，我去開樓印書。」希瑗上書房去訖。

夏鼎道：「哥呀，我如今住了道台衙門，你近日與道台好相與，萬望口角春風，我就一步昇天，點了買辦差，就過的日子。當年相處一場，也有不好處，也有好處，大約好處多，不好處少。何不憐這個舊朋友。」希僑道：「你通是胡說。道大人半天裡衙門，只為這裡祖上有付印板，請我弟兄二人進去說印書的話。這還是祖上的體面，與我弟兄們何干？就是道大人不嫌棄我，賞個來往，你說叫我見了大人，怎的提起？說我有個朋友，是大老爺衙役，點他個買辦，人是不弄詭的。——說的說不的？你替我想一宗話，我就說何妨？況且我知道你，三天買辦，四十大板，一個革條。那是你的鐵板數。你回去罷就說銀子送到了。」夏鼎只得含悶而去。

這盛公子怎的開樓門，怎的僱匠人，怎的買張紙，怎的移印板，怎的刷墨然，怎的裝部套，詳起來千言難盡，略起來一行可了。不過半月，刷印完畢，裝裁二十部。單等鄉試場完，觀察監試回衙，並原銀三十兩，一齊繳進道署。

原來盛希僑是個本底不壞的人。少年公子性兒，呼盧叫雉，偎紅倚翠，不過是膏粱氣質，紈袴腔調，也就吃虧祖有厚貽，缺少教調。畢竟性情亢爽，心無私曲。處兄弟之變，大聲呼曰：

「俺家媳婦子不是人！」這八個字，就是治閱牆病的千金不換的一劑妙藥。

不說這些閒話。單言到了場期，主司、同考官俱按定期先進，監臨、提調，俱案舊例分班。頭場二場三場，這河南八府九州各屬貢監生員，俱按功令時日，點名進去，執筆出來。九月朔日掛榜，祥符城內中了五名舉人。這副榜之首，張正心中了第二名，副榜之末，譚紹聞也中了第二名。譚篋初落了孫山。

院試以游洋為喜，鄉試以登賢書為重。各街轟動哩是舉人，那副車也就淡些。譚宅以篋初為望，落榜也就鬆了。因此蕭牆街，不似前日父子並進學時，恁的一個轟鬧。譚紹聞騎馬上墳上磕頭，後來刻硃卷、會同年，既住在省城，也不能不有些事體。但附驥尾難比登龍，不甚高興，少不的先去舅氏王春宇家，又向別的親戚家也走了一走，不過略為應酬。

至於拜見本家觀察大人，卻不得不鄭重其事。一日，先命王象蓋向道台衙門打聽大人在署與否。王象蓋打探得並無上院、拜客等事，方才進衙拜見。請會一如前儀。謁畢主祐。仍至書房坐下。茶罷問話，觀察道：「篋初今日仍該回來。」紹聞道：「篋初托人找著他的薦卷，頭場、二場，黑、藍圈點俱疏疏落落有些兒，到了三場，批了『摭拾錯誤』四個字。緣他未看過史書，就策題敷衍，誤把裴晉公平吳事，寫了一句『韓愈披堅執銳於壁壘之間，厥功其懋，爵之以伯，酬庸之典，不既渥哉！』夾了一個『摭拾錯誤』藍字簽兒。篋初一天也沒吃飯，因此不敢來見伯大人。」觀察道：「幼年不暇考核，耽擱功名，誠為可惜。然中舉過早，又未必不是一懼，吾弟知也未知？」紹聞道：「聆大哥教訓。」觀察道：「篋初大器，若是這回中了，髫齡甫過即登賢書，豈不可喜？然可喜不過二分，可怕就有八分。功名一途，非有真實學問本領，總是脆弱可危。」

他如今十四五歲，只是一個嫩芽兒，學問是紗縠一樣兒薄，骨力是冰凌一般兒脆，待人接物，心中沒有把握，少不的以臆見從事。這沒學問、沒閱歷的臆見，再不會有是處，他又以功名佐其所見，說我斷沒錯處。不知自以為沒錯處，這錯處正多哩。

篋初姪今科不中，正省了早發早萎這個憂心。即下科不中也不妨。若兩科不中就遲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哥大人教訓，愚弟如蠱眼忽聽半天人語，可惜篋初今日不曾來。」觀察道：「他來又不可說破，一說破，又不免鑿開混鈍。總在我們為父兄的，默存其意於無忘無助之間而已。」紹聞道：「乃愚弟現在，該如何？」

觀察道：「賢弟進學，就中了副車。如今舉業固不可緩，家事卻也要料理。老太太春秋已高，萬不可叫他為家事縈心。一面料理家務，得空就讀書。三年一應鄉試，中了上京，不中還照常照料家事。賢弟向日所為，我已知其大半。總之，再不走荊棘，這邊就是茂林修竹；再不踏確筌，這邊便是正道坦途。此乃以豐裕為娛親之計。如必以功名為顯親之階，就要上京入國子監，煞用苦功，春秋二闈，都在京中尋上進的路。這要賢弟自拿主意。至於篋初，叫他進我衙門讀書，十四五歲孩子，有何招搖？將來成就在我身上取齊。但恐宦海萍蹤，南船北車，又在不定耳。我前者所說篋初婚事，我但有調轉別省之事，一說就明，一說就行。那是打算的千妥萬當，足以成吾姪之嘉偶，足以為吾家之賢婦。我敢一力擔承。」紹聞低聲道：「何姓呢？」觀察道：「且不必明言，吾姪還要到署唸書，我如何肯說明呢？吾弟只管放心。大約我之贈河南，無非千里姻緣一線牽。我之姪，我肯輕易撮成麼？」

用過午飯，紹聞告辭出衙。夏鼎遙望，不敢再即，但看著紹聞仍與王象蓋、雙慶回家而已。